

42 扣閩未遂

「討唐之役」甫歇，又在鄭州上演了韓復榘「扣閩（錫山）未遂」的驚險一幕。

當初石友三在浦口炮轟南京並發表反蔣通電，迫使韓復榘改變「靜觀待變」的方略，匆忙發表通電，對唐（生智）、石表示「同情」。於是便有了劉峙、顧祝同等十七名蔣嫡系將領討伐馮玉祥、唐生智、韓復榘、石友三的通電。無論韓情願與否，事實上已被推入反蔣陣營。於是韓索性派其駐北平辦事處處長劉熙眾赴太原，對閩錫山表示擁戴之誠意。時隔不久，閩聯合張學良等通電擁護中央、反對唐生智，使唐淪為孤家寡人。韓迫於形勢，追加閩電列名，於是又加入「討唐」陣營。蔣介石命令包括韓在內的北方各路討唐將領統歸閩錫山指揮。韓致電閩，表示願瞻馬首。

閻錫山不失時機地派楊愛源、楊文清到開封與韓聯絡，並對韓說：蔣介石為人奸詐，把持中央，排除異己，只有北方人團結在一起，共同維持華北局面，今後才有辦法。韓向楊愛源坦陳：「我之所以離馮投蔣，完全是石敬瑭逼的。他在馮面前撥弄是非，馮對我愈來愈懷疑。……我惹不起他，只有躲開他。至於蔣介石的陰狠毒辣，我又何嘗不知道。如果百公（閻錫山）出來主持華北大局，我是竭誠擁護的。現在河南境內，都不是蔣的嫡系部隊，全沒有一定的主意，鄭州的防務現在第二路的手裡，最好請百公來一趟，大家商量一下，即能解決一切問題。」^{（註一）}楊回晉覆命，閻錫山當即撥給韓手提機關槍五百挺，軍餉四十萬元。

韓復榘對閻錫山素有惡感，還在西北軍時就堅決反對馮玉祥的「聯閻打蔣」戰略。豫西之戰及豫南之戰中，閻錫山對馮玉祥、唐生智出爾反爾、落井下石的表演更令韓齒冷。韓之所以對閻虛與委蛇，蓋另有所謀也。



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閻錫山

（註一）孫桐萱、谷良民等：《中原大戰中的韓復榘》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十六輯，第七十五頁。

一九二九年底，鹿鍾麟奉馮玉祥命令，自天津取道大同潛赴山西建安村，秘密晤馮。馮命鹿立即回陝統率西北軍，同時辦好四件事：一，重整西北軍，準備再次東進；二，召撫韓復榘、石友三；三，派人與蔣介石聯絡，製造「聯蔣打閻」空氣；四，公開致電晉閻，強烈要求釋馮歸陝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鹿鍾麟回到西安，接替宋哲元擔任西北軍代總司令。馮玉祥不放心，又在了一本《三國演義》上親筆用米湯密寫了致鹿、宋等人的信，謂：「你們一定要設法對付閻，能夠聯合韓復榘、石友三更好，千萬勿以我為念，而且只有你們這樣做，我才能夠有辦法。」（註二）

鹿鍾麟依計行事，一面派人赴南京疏通，一面立即派與韓復榘私交甚厚的李忻、閻承烈赴汴晤韓，討論西北軍與韓、石聯合討閻事宜。韓問明來意後高興地說：「好極了，我們正計畫著捉「老西兒」（閻錫山）呢！」隨即電鹿稱：「榘等認為不打倒閻錫山，國家就永遠不會太平。」鹿覆電謂：「我弟如果出兵打閻，我願聽老弟指揮！」並與韓進一步制定攻閻計畫。（註三）

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，閻錫山身著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軍禮服，乘坐當年慈禧太后的「龍車」，沿平漢路抵達鄭州，下楊車站附近的「隴海花園」。當晚，韓復榘設宴招待閻一行，以盡地主之誼。宴席上何成浚代表蔣介石向閻致詞。

（註二） 鄧哲熙：〈韓、石叛馮和閻、馮聯合反蔣的經過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一輯，第五十五頁。

（註三） 孫桐萱、谷良民等：〈中原大戰中的韓復榘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第十六輯，第七十六頁。

未幾，第十五路軍總指揮馬鴻逵也自徐州來到鄭州。一日，馬以晚輩身分至「隴海花園」晉謁閻錫山，實際上是探其虛實。馬謂閻曰：「北伐後國事稍有起色，國人應當和衷共濟，致力建設新興國家，無奈大家還是不團結，紛爭時起……」閻打斷馬的話，氣憤地說，中央待他還不如一個師長（指顧祝同）！馬問何以見得。閻謂：「中央對顧祝同要什麼，給什麼，言聽計從；而對我則棄之如敝屣。我去的電報，他（指蔣介石）看也不看，就丟到字紙簍裡去了。」馬故意站在南京方面的立場上向彼進言。閻不時以食指扣桌，口中「唔……唔……」作聲，不置可否。當晚，馬鴻逵將與閻錫山的一番談話告知韓復榘，並說閻這位「野心勃勃的陰謀家」一定不肯甘休，戰亂恐難避免。韓密告之：「我有辦法，把他扣起來，解送中央，不能讓他禍國殃民。」馬告誠說：「這位先生陰險詭詐，不遜於曹阿瞞，可要特別小心！」（註四）

事情果然被馬鴻逵言中，一月十五日晨，隴海路督辦張連甲匆忙向韓復榘報告：閻總司令昨晚十二點悄悄離鄭而去。時隔不久，韓復榘與何成浚都收到閻錫山途經新鄉時發來的電報，大意是：弟接太原來電，潼關關福安師不穩，太原人心浮動，弟須速返太原坐鎮。承蒙兄等款待，不辭而別，尚企見諒云云。

原來晉軍將領孔繁蔚與王金鈺莫逆，十四日晚在王處打牌，外出小解，偶聞王與韓復榘電話及此，忙去報告閻錫山。閻來鄭州時乘坐的「龍車」，已在韓軍嚴密監視下停在站內，閻步出車

（註四） 馬鴻逵：《馬少雲回憶錄》，第一百五十一頁。

站揚旗（板道房），晉軍大將孫楚麾下之馬延寧部在那裡迎候。閻在眾人簇擁下匆匆登上孫楚專列，沿京漢路北返。以上情節是晉軍核心人物徐永昌在其回憶錄中提供的，應該比較接近事實。

韓復榘回到開封後，對其幕屬說起此事：「我要扣閻老西兒的事，大概都聽說了。因為馮先生在山西受盡了委屈，這次我本想把閻老西兒扣住，要求他放出馮先生，否則我也不會放他，以此報答馮對我舊日的恩情。不料事機不密，一下子跑掉了，全怪我說話不留神，真是可惜得很！」（註五）

閻錫山逃離鄭州的次日，一直在豫替馮玉祥做秘密工作的尹心田回到山西建安村，及時向馮報告韓復榘扣閻未遂之事。馮乃於三月二十一日，命鄭繼成（鄭金聲之侄，後替叔報仇，刺殺張宗昌）轉告韓：伊等去歲，欲挾閻為質、攜余回陝之企圖，余已深感。（註六）

閻錫山在韓復榘的眼皮底下竟然輕易跑掉了，於是便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：韓當初扣閻究竟是認真的，還是欲擒故縱？

據王金鈺之子講，其父與韓復榘是至交，當時又受韓節制，二人同在鄭州，洞悉「扣閻」事件全過程。王金鈺曾說過，韓之所謂「扣閻」，只是虛張聲勢，促閻盡快釋馮，並非真要扣其人。如此說來，打牌那天晚上，王金鈺與韓復榘通電話，是故意說給孔繁蔚聽的，孔成了周瑜營中的

（註五）孫桐萱、谷良民等：《中原大戰中的韓復榘》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十六輯，第七十六頁。

（註六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一日。

蔣幹！現在看來，王的說法不無道理；其一，「扣閻」計畫本應是絕密之事，韓居然口無遮攔，隨便亂說，於情於理均講不通；其二，晉閻不是紙老虎，騎虎容易下虎難，韓的計畫一旦實現，將何以善其後？不要說韓，就是蔣介石欲扣閻，恐怕也要三思而後行。

王金鈺，字湘汀，生於一八八四年，山東城武人，清末新軍第二鎮協統王金鏡之胞弟，保定軍校、日本士官學校第九期畢業，歷任王占元第二師中下級軍官。一九二三年，王在孫傳芳部任旅長。北伐結束，孫下野，王加入國民革命軍，被先後被委以第四十七師副師長、師長、第九軍軍長。王軍戰鬥力很強，是一支勁旅。蔣、馮之戰，在豫西與馮軍主力孫良誠部惡戰，打得天昏地暗。討唐之役中任蔣閻「討逆軍」北路軍中央軍司令，歸北路軍前敵總指揮韓復榘節制。王與韓出身不同軍系，雖無歷史淵源，但私交甚篤。

關於韓復榘扣閻功敗垂成，還有另外一種說法。

唐生智通電下野，唐軍被繳械之次日，韓復榘與王金鈺、劉春榮等「討唐」將領一起去「隴海花園」見閻錫山。劉春榮暗中以密函一封交與閻的隨從，將韓計畫扣閻的事向閻告發。閻大驚，立刻命令駐河南新鄉的晉軍第九軍軍長馮鵬翥調一個火車頭，掛一節車廂，火速馳來鄭州。午夜時分，一列僅有一個車頭、一節車廂的火車緩緩駛進鄭州車站，但見一位商賈打扮的人，頭戴禮帽，一條大圍巾遮住面孔，在兩個夥計模樣的人一左一右扶持下上了車。火車迅速駛離車站，沿平漢路北行，轉正太路直驅太原。

劉春榮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三〇），字性村，河北省滄縣人，保定軍校畢業，直系軍人，曾任靳雲鶚部副師長。北伐後，劉成為河南一支地方實力派，游離於各大軍系之外，一度被蔣介石任命為第十四師師長。「討唐之役」中，劉被閻錫山任命為「討逆軍」北路軍中央軍副司令，受韓復榘節制。在其後的「中原大戰」中，劉加入晉軍之戰鬥序列。大戰後期，蔣派人勸劉歸順被拒，遂重金收買劉部營長陳秉仁。一次在劉主持的軍事會議上，陳開槍打死劉及旅、團長多人。

以上說法與徐永昌的說法並無太大出入，只不過告密者由孔繁蔚換成劉春榮。

有人說：韓復榘扣閩是蔣介石指使。筆者以為，蔣即使有此意圖，也不可能指使韓去執行。因為韓當時正為石友三的事對蔣大發脾氣，就在閩逃離鄭州的當天，韓還以請辭本兼各職，向蔣施壓呢。

不過，徐永昌堅持認為，蔣介石確是通過何成浚指示韓動手扣閩。

閻錫山也堅信：韓復榘鄭州「扣閩」預謀，是受蔣介石幕後指使。「編遣」期間，國內歷次反蔣活動都有閻錫山的背景，這已是公開的秘密，蔣焉能不知？「討唐之役」後，閻眼見蔣的「削藩」計畫一步步得手，李宗仁、馮玉祥、唐生智先後失勢，下一個目標肯定要輪到自己頭上，與其被引頸就戮，不如先發制人！

二月十日，閻錫山電約蔣介石共同下野，「禮讓為國」；十二日，蔣覆電閻謂：「革命救國本為義務，不容諉卸」，拒絕離職，從此雙方展開激烈電報戰。至二十四日為止，閻接連五電問

責蔣介石，蔣亦反唇相稽，寸步不讓。

蔣軍嫡系部隊雲集徐州以南津浦線上，並在江、浙、魯招兵一萬五千人；閻錫山亦在晉、冀招募八個保安隊（每隊約一師），雙方緊鑼密鼓，加緊擴軍備戰。

一觸即發的大戰第一幕必將是逐鹿中原，因此駐軍河南及其周邊的各軍事集團就成為蔣、閻、馮三大巨頭競相拉攏的目標。蔣介石派何成俊駐漯河，與「雜軍」聯絡。閻錫山派鄧寶珊駐鄭州，與「雜軍」溝通。

先是閻錫山出面撮合，駐軍豫東之韓復榘、石友三及孫殿英於二月十六日在開封開會，聯手建立「豫東鐵三角」，推韓為總指揮，議決對蔣介石採取不合作立場。蔣方對此反應異常強烈，開封會議之次日，蔣系劉峙第二路軍便與石友三軍及孫殿英軍在礪山附近發生接觸。為對韓、石、孫表示全力支持，閻命令駐鄭州之晉軍孫楚師歸韓指揮。

孫殿英（一八八九—一九四七），字魁元，綽號孫老殿，河南省永城縣人，少年時代即混跡賭場，販賣毒品，後參加豫西會道門「廟會道」，清末在豫西嵩山為匪，後為鎮嵩軍憨玉琨收編，任混成旅旅長。憨失敗後，又投奔國民三軍，任旅長，故與馮玉祥有過一段交往。一九二五年，孫投靠張宗昌直魯軍，歷任師長、軍長，北伐時曾與韓復榘在豫北兵戎相見。一九二七年，直魯軍節節敗退，孫隨徐源泉投靠蔣介石，任孫部第二十五軍軍長。一九二八年，孫駐軍薊縣，盜掘乾隆及慈禧陵寢，引起軒然大波，一時成為全國風雲人物。一九二九年孫任第十八師師長，駐軍

豫東，是年四十歲。孫很能打仗，北伐期間，曾堅守孤城衛輝三個多月；中原大戰時，面對八、九萬敵軍的層層包圍，僅有三、四萬人的孫軍困守亳州長達兩個多月。

據說，就在二月份，閻錫山曾一度秘密至鄭州小住，考察中原局勢。一日，韓復榘從開封來鄭州見閻，閻的侍從擋駕說：「總司令剛午睡，請等半小時再見。」韓自覺被冷落，憤然道：「我有急事，不能等，再見吧！」拂袖而去。（註七）

蔣介石當然不能坐視閻錫山把韓復榘、石友三和孫殿英輕易拉過去，他在對石、孫實行軍事壓力的同時，又於三月六日通過一系列任命，把韓、石、孫納入蔣方的戰鬥序列：

「討逆軍」前敵

總指揮 韓復榘

平漢線方面軍

總指揮 石友三

津浦線方面軍

總指揮 馬鴻逵

副總指揮 顧祝同

第一總預備隊

總指揮 陳調元

（註七） 楊集賢等：《西北軍與蔣介石的作戰》，《西北軍集團軍政密檔》，第一百九十九頁。

副總指揮 王均

第二總預備隊

總指揮 王金鈺

蔣介石任命孫殿英為第二十七軍軍長，納入津浦線方面軍戰鬥序列。八日，孫在亳州就任「討逆軍」第二十七軍軍長職。

與此同時，馮玉祥與韓復榘、石友三亦來往頻繁。先是，馮派邱斌赴歸德會石友三。二月八日，邱回五台建安村向馮報告：「韓、石對先生甚好，俟有機緣，當思有所報效。韓、石兩部訓練，仍遵先生成法，毫無改變」云云。(註八)不久，馮又派鄧哲熙赴開封會晤韓、石。十五日，鄧返回向馮報告與韓、石接洽情況，及河南各方情形。二十二日，韓復榘託熊觀民給馮送去兩萬元生活費。馮收下錢，派人送交潼關鹿鍾麟購買鞋襪，分發官兵，並向官兵說明韓之誠意。(註九)二十四日，韓代表劉熙眾報告馮：「韓、石已有切實聯絡。」

蔣、閻、馮經過一番激烈的爭奪，徐源泉、楊虎城、馬鴻逵、王金鈺等投入蔣集團；萬選才、孫殿英、劉茂恩、樊鍾秀、劉春榮等倒向閻、馮集團。

但是，韓復榘、石友三的態度仍未完全明朗。

自蔣、閻交惡以來，馮玉祥再三力促閻錫山公開領銜討蔣，無奈閻仍熱衷於口水戰，對出兵

(註八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。

(註九)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。

討蔣猶舉棋不定。馮乃密告鹿鍾麟密切與南京方面及韓、石的接觸，進一步製造「聯蔣打閩」氣氛，以迫閩就範。閩不久果然得到密報，稱西北軍與韓、石聯合，欲分三路攻晉。

原來鹿鍾麟、韓復榘、石友三之「聯蔣打閩」計畫一直在認真進行中，並非馮玉祥所要求的「製造氣氛」。鹿甚至派代表去南京見何應欽，面陳這一計畫。蔣介石表示採納，要求鹿等依計而行，中央一定全力支持。

一日，馮方之薛篤弼等在商震家會商閩、馮合作反蔣事，在座晉方某要人極其憤慨地對薛說：「你們現在還談什麼合作，你們賣的是什麼假藥？再談下去，你們西北軍就占了太原了！」薛請問其詳。對方說：「你們回建安村去問馮玉祥吧。」薛立刻就此事向馮彙報。

馮玉祥即刻派代表向閩錫山作如下聲明：「一、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。二、我同閩先生要合作到底。三、事態緊急，請閩先生相信我，放我回去，我去說服他們（指鹿、韓、石）。」

閩終於二十七日親自來到建安村會馮，共商武力討蔣大計。馮迎至大門，二人又抱頭痛哭一場，於是「過去誤會隨歡笑聲渙然冰釋」（馮玉祥語）。是時，河北、綏遠晉軍已陸續向津浦線及魯西開動；西北軍也開始向洛陽及鄂北出動。

然而，就在閩錫山赴建安村與馮玉祥握手言歡的同一天（二十七日），韓復榘與石友三致電蔣介石、閩錫山，表示「厭惡戰爭，主張和平」，主張一切由黨部解決，反對藉口以武裝促進和

平。(註一〇)

韓復榘之「和平通電」貌似中立，實則對閻錫山有所批評，立刻受到南京方面的歡迎。劉峙致電韓、石，勸做進一步主張；何應欽、朱培德電告韓、石，如受壓迫，可引兵後退，蘇、皖、鄂、魯，皆可為暫駐之地。

閻錫山與馮玉祥於二十八日攜手到達太原，見到韓、石「和平通電」，二人均大吃一驚。馮立即命劉驥將他一封致韓復榘、石友三的信帶到開封，面交韓、石，並代為詳陳利害，勿受蔣方軟化或挑撥，致變初志。閻錫山立刻變得謹慎起來，下令沿津浦線南下之傅作義部，停止一切軍事行動。

馮玉祥認為：「閻對韓、石和平通電懷疑，此乃其本人態度曖昧所致。」(註一一)

三月一日，張學良通電全國，主和平息爭，勸蔣、閻領袖群倫工作。張的態度已完全明朗：反對閻逼蔣下野；不參加閻的反蔣大同盟。閻錫山又受到一次沉重打擊。

二日，閻錫山登門拜訪馮玉祥，談及韓復榘「和平通電」事，憂心忡忡。馮為之打氣稱：「韓素無主義，此電諒非伊本人所為，其中必有蔣派作祟。盼火速進行軍事，藉釋其疑，庶或有挽回

(註一〇)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，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七日。

(註一一)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三月五日。

之望也。」（註一二）

同日，從開封回來的宋式顏向馮玉祥報告：韓、石對先生非常好，惟對百川（閻錫山）不無少許隔閡爾。（註一三）

閻錫山並未因馮玉祥的鼓動而改變其消極態度。三日，閻電南京及蔣介石請辭本兼各職。四日，閻電鹿鍾麟、韓復榘、石友三，決定單獨下野出洋。五日，魯西晉軍馮鵬翥師後退；鄭州晉軍孫楚師向北急退，給養什物均遺棄。石友三軍自歸德開抵鄭州接防，隨即轉進豫北新鄉一帶（韓力促石部移駐豫北，以避免與蔣軍摩擦）。是時，石已就任蔣委任之平漢線方面軍總指揮。

三日，汪精衛、李宗仁、劉湘等代表、部分駐軍豫、魯之將領代表及晉軍、西北軍之部分高級軍政人員共計五十七人齊聚太原，一時冠蓋雲集，歡宴閻錫山、馮玉祥，公推閻為陸海空軍總司令，馮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，並敦請兩位總司令盡快就職，主持大計。韓復榘亦派代表劉熙眾參加。

閻錫山六日再晤馮玉祥。馮力陳應從速發動之理由，謂：「如二、三集團能鞏固團結，蔣末有不能倒者。韓、石和平通電，固云受蔣包圍，亦由我方態度閃爍不定，有以致之。」（註一四）

（註一二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。

（註一三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。

（註一四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。

閻錫山終於痛下決心，與蔣介石在戰場上兵戎相見，並其自任領袖。閻請馮玉祥回陝指揮西北軍，請汪精衛北上主持擴大會議。

八日，閻錫山為馮玉祥送行。閻對馮誠懇地說：「大哥來到山西，我沒有馬上發動反蔣，使大哥受些委屈，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；後來宋哲元出兵討蔣，我沒有迅速出兵回應，使西北軍受到損失，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。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倒蔣，大哥馬上就要回潼關，發動軍隊。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，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，以明心跡。大哥回去以後，倘若帶兵來打我，我絕不還擊一彈。從今以後，晉軍吃什麼、穿什麼、用什麼，大哥的軍隊也吃什麼、穿什麼、用什麼，一律對待，絕不歧視。此心耿耿，唯天可表。」閻送給馮現款五十萬元、花筒手提機槍二百挺、麵粉二千袋。（註一五）

馮玉祥九日離開山西，回到潼關。

馮玉祥回到潼關第二天一早，便與鹿鍾麟共進早餐，並告之聯閻打蔣計畫。鹿不同意他的意見，說此事關係重大，須和大家商量。原來鹿所策劃的聯合韓復榘、石友三攻打山西的方案已臻成熟，不再是當初的虛張聲勢，而是即將全面實施。

下午，馮玉祥召集所部主要將領開會，宣布聯閻打蔣計畫。會上除師長葛運隆發言贊成這一計畫外，大家都默不作聲。眾將不僅普遍存在厭戰心理，而且從長期經驗中深知馮、閻的性格與

（註一五）鄧哲熙：〈韓、石叛馮和閻、馮聯合反蔣的經過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一輯，第五十六頁。

能力：馮只會打仗，對政治完全外行；閻如同錢鋪老闆，只會算小帳，成不了大事。加之西北軍屢次受閻的欺騙，眾將皆主張聯蔣打閻，但又不敢當面反對總司令的意見，只能保持沉默。但馮意已決，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，他慷慨激昂地說：「你們不願幹，我和鹿鍾麟兩人，一人一支槍，也要和蔣介石打到底！」

會後，孫良誠發牢騷說：「我看先生一點覺悟也沒有，我們這些年來一直受閻老西的害，為什麼還要和他一起幹！」眾將見總司令已痛下破釜沉舟之決心，且各方聯合倒蔣也已成氣候，只有跟著硬幹到底。

石友三自從在浦口得罪了蔣介石，便丟了安徽的地盤，被迫率部就食於河南，全靠韓復榘接濟，如此非長久之計。閻錫山深知石軍的戰鬥力，當然希望能為其所用，便派人赴彰德與石聯繫，石也希望找到一個管飯的地方，雙方一拍即合，只是經費問題上未達成一致意見（石要求八十萬開跋費，閻嫌要價太高）。韓復榘知道後，派劉熙眾見石，謂：「你已與蔣決裂，不能再和閻翻臉。你應派個代表和我同去見閻，商量打蔣之事要緊。」（註一六）石深以為然，即派畢廣垣同劉熙眾一起去太原見閻。經商洽，閻委石為第四方面軍總司令（與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鹿鍾麟、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徐永昌比肩），撥開跋費五十萬，劉春榮亦歸其指揮，嗣後閻又許石以山東省主席。三月二十一日，石友三（豫、冀之交）、孫殿英（豫東）、萬選才（豫中，鄭州附近）、劉

（註一六）周珉：〈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概述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十六輯，第四十頁。

春榮（豫北）通電回應鹿鍾麟等，正式加入反蔣陣營。

隨著大戰即將爆發，地處中原是非之地的韓復榘，面對來自各方面愈來愈大的壓力，仍成功地堅持其對蔣、馮、閻的等距離外交（當然，與馮的距離還是要近一些），不離不即，遊刃有餘。韓派唐襄為駐南京辦事處處長，主要負責與南京政府聯繫；派劉熙眾為駐北平辦事處處長，主要負責與晉閻聯繫；派柴春霖與張學良、石友三聯繫；派田文忠到山東與陳調元聯繫；派靳文溪往河北與商震聯繫。至於馮玉祥、鹿鍾麟與韓復榘之間的聯繫主要通過聞承烈、過之綱、李忻、宋式顏、熊觀民、劉熙眾、鄭繼成等進行。無怪乎馮玉祥剛從山西回到潼關，石敬亭就當著馮的面大罵韓「奸滑狡詐」。

一向善於揣摩上意的石敬亭，這次進言卻明顯不合時宜。蓋馮玉祥此刻最關心的是如何盡快把韓復榘召回，打贏即將爆發的這場戰爭，而石仍然糾纏過去恩怨，不顧大局，引起馮的反感。馮很不客氣地當著石的面，令鄭繼成赴汴，轉告韓復榘、石友三：「刻令即回潼關，自應及早決定態度，共同反蔣，其餘前帳可一概抹去，不再算也。」（註一七）石敬亭無地自容，憤然而去。

薛篤弼就此事向馮玉祥建議：韓復榘、石友三離去，並非反馮，實因與石敬亭有隙，才逼上梁山，現在只須免去石敬亭本兼各職，即有望將韓復榘、石友三召回。馮一邊如議辦理，一邊並寫信安撫石敬亭：「吾弟熱愛團體，兄所深知，今為召回韓、石，不得不請吾弟權且休息一時，

（註一七）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一日。

以後另有重用」云云。（註一八）

馮玉祥下令將石敬亭免職後，所遺之「後防軍總司令」一職由劉郁芬兼任。不久，中原大戰爆發，石被重新起用，任第十九軍軍長，留守後方，偏處一隅，昔日風光不再，直至大戰結束，西北軍解體。

馮玉祥鑑於韓復榘與河南省建設廳長張鈞私交甚篤，又電張勸韓歸隊。張覆電馮：「去春西去，今春東來，旌旗所指，民心惶惑，意若大戰將臨，大難即至，人心如此，公意云何？公若登隴，我願追隨，否則不敢苟同。公如不察，與閻合作，心貽後悔！」馮大怒，命前敵司令官鹿鍾麟在鄭州逮捕張鈞。鹿縱張逃匿。自此張與馮徹底決裂。

（註一八）張文穆：〈閻、馮聯合倒蔣的前前後後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六輯，第一百四十九頁。